

神怪小說

埃及金塔剖尸記

1-3 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埃及金塔剖尸記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 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輦

第一章

記夏馬之誕生

哈梭預言

殺無辜童子

余憑天帝之鑒。不敢自欺。直筆書其事蹟。以告觀吾書者。

夏馬之曰。余名夏馬之。爲神僧之裔。道由施智所傳。施智本埃及金塔之神。元德升聞。易封天官。兼主九幽獄事。余以聖統所遺。亦受籙於天。爲雙冕之帝。管上下埃及。余之爲人性甚悖。蹇。譬猶花將蓓蕾。人人咸盼其榮麗。余則折而殘之。富貴名譽。人人咸欲余則背而去之。舍榮趨賤。辭富居貧。是余性也。顧余性如是。卽帝命余亦拂之。蓋余舍生人之所有。惟婦言是用。因是之故。乃廣集百種憂患。辱詈叢之。吾身猶低窪窮湫之受羣潦。而人之洩憤於我。乃靡所不至。於是宜榮反辱。宜貴反賤。以終

其身幸得天帝彰輝之明一宣吾冤窮之氣告諸世人

嗟夫埃及是非吾古神格恩之遺壤耶今乃以一邱黑土供我藏瘞仍然如其國民
天平天平吾埃及先神乎余何爲在此遺壤之中竟爲仇國所侵暴雖爾神塔稜刺
天詎知民性民德均爲強敵遏制都盡耶雖古王族氏仍存而遺德餘烈衰泯垂盡
諸君聽之吾埃及固有之富貴及一國興衰之運悉委吾身吾乃棄而擲之傷哉傷
哉今則善惡定讞之日矣吾不能不吐實以語萬世之明眼者也

余屬稿時爲時已在黃壤中去沃肥之區遠甚然尼爾河流澌澌其赤如血仍不改
余生前之所矚其在余塔之前則日光斜照阿刺伯諸山及埃及阿幡司山山中古
廟僧侶亦日宣梵唄顧朝代已更咸不知余矣至其祀事仍常而屋脊尙聞百姓祈
禱反振之聲餘聲及吾幽囚之塔媿哉亡國之殘魂也試觀旂脚掀翻於城堞之上
連於阿幡司山而廟中梵唄琅琅前殿達於左右爲誰禱者

嗟夫阿幡司也爾其去吾心而屬之他人矣浩劫旣成戈壁之沙將翻飛而填君靈

境。嗟夫。阿磻司。天道循環。彼國民之心。將變。易其舊時篤信之心。來侮爾神。神甯弗知乎。百年互逐。後者乘前倏忽。將穿爾城垣。而過滄桑之局。如是。余淚盡。繼之以血。蓋余生爲世大戮。賣恨入墳。遺毒於世。殆亡國之罪人。余今含淚直書下此。均述吾身世矣。

余生於阿磻司山。余父爲有道之神僧。居施智之廟。方余生時。埃及女王格魯巴亞亦同時生。余幼時田居。日見農人作苦。肆其工力。爲人治笨事。爲狀似甚樂也。余就哺時。母已見背。遂莫憶吾親之容表。母亡在俾伯御宇之日。國號阿禮斯也。余家老嫗曰阿度那。阿度那語余曰。爾母死時。出象牙塗金之蛇於匣中。取置眉際。望者知爾母仙去矣。時人謂埃及國祚後此必歸埃及之王孫。意牙蛇爲兆也

時余父阿猛尼亨爲時高僧。余卽其承祧之獨子。方余母未誕余前。第稱爲吾父之妻。余不知其何罪。而吾父引大神塞傑之力。咒吾母弗育。神蓋獅首人身之女神也。已而吾母誕余。竟死。吾父入視。引手向天大號。以爲死母果爲神譴。而遺孽尙存。故

號神自咎。遂披僧衣。行法度。吾母。吾母。卽立起。翻尸。身倚余搖牀之側。眉端牙蛇。遂與余離眉。合呼曰。快哉。吾胎身幸得此結果也。勉哉。王孫爾將來將高居王宮。上帝命爾以肅清此境內。爾爲古聖。意昔司女神之裔。胄牛神角生當佑爾嚴潔其操。行力振埃及殘局。勿令分裂。設爾功弗成。而帝鬼人咎。亦將悉叢爾身。且爾先王之令名。將因爾而墜。爾且困蹇。不復可救。迨死之後。阿施利河神。必不汝留。鬼王訊鞫。必不汝道。牛頭阿旁。必不汝恕。迨備嘗罪罟。埃及上帝。或赦爾前辜。另錫爾名。爾時方能從祀於埃及諸王之廟。時權黨散。匿外人足迹。亦淨國中積弱已極。因果始成。母語後精神漸渙。遂逝。余搖牀之上。余驚而大哭。此鬼語綜是書全局而言觀者幸勿忽之

時余父見之大震。以爲死母所言。均先知者。殆大神憑之以言。言與埃及科網大相戾謬。慮一入王黨耳中。則兒必無倖。緹騎不日且來。以死人言干國憲也。乃闔其扉。令侍者立誓。勿宣於人。時老嫗阿度那。爲余母之乳媼。處吾母甚善。然伊古以來。從未聞盟誓之言。能永緘婦人之口者。是言在乳媼心中。久之遂忘其誓。且震震於後。

來之因果。一日不期與其女言之。女又爲余之保母。女夫爲鑄人。媼與女媼其夫野外。道中遂語其女。時女夫方爲人鑄塑神象。媼語女曰。爾乳孺子當加勉。此子將來必王埃及。必逐去故王保利彌氏。女聞言愕然。默識之。迨夜歸。醒其夫語之。女夫故與余族弟有仇。將以余妖妄之事。嫁禍其身。稍洩之。王族果怒。

王聞狀。憤極。時王方驕。將盡滅埃及神道。專祠羅馬之神。他神不復崇祀。而私居中亦頗患神靈之陰殛。此事余蓋得諸御醫者。聞一夕王中夜大哭。懇請天使。所云天使蓋妖

也神冀免異日被刑。且求道冥譴。並疑大寶將及身而墜。乃盛設牢醴。告廟乞靈。請大

神斐利亞爲之呵護。方惴惴中。忽聞阿磡司古刹中。高僧阿猛尼亨。產兒多靈異。言彼兒將來當王埃及。王乃召衛士。衛士多希臘人。肆而慢神。王令衛士渡尼爾河。登阿磡司山。取余首寘之筐中。以獻。

適有天幸。衛士所乘舟正值潮落。滯於沙泥之中。弗進。阿磡司山下有河灘。北風大扇。舟幾碎。衛士呼援於水濱居民。乞以小舟出之。然居民見來者爲亞力山大之希

臘人袖手弗救。以埃及素見阨於希臘。因弗救也。衛士復大呼爲奉勅來。而居民仍弗省。就而謂之曰。奉勅勾當何事。衛士中有中涓一方駭而暈。因吐實曰。衆來爲殺高僧亞猛尼亨子也。以子有妖懺。將王埃及云。將逐去希臘之人王怒。故以衛士來耳。居民聞而大震。且莫審言之曲直。恍惚中竟具舟來迎。中有治田者。兼司水捕。爲吾母同族。吾母臨終時。彼亦在側。三刻鐘中。直奔造吾廟。廟北嚮無垣墉。余父適北出赴墟墓中。墓居大樹林之左。時衛士方乘驢來。卽余廟。而水捕已前至。呼曰。阿度那。何人。饒舌致衛士來取余甥也。行至矣。非爾外泄禍安從。責家人聞言。相視無策。此時若匿余密室。則衛士必得余首乃已。水捕忽自窗中外矚見一童嬉於廟下。乃問阿度那曰。媼乎。此孰氏兒耶。阿度那曰。余孫耳。是兒在分爲余乳母子。而禍端亦正其母所兆。是時水捕問阿度那曰。老媼。爾饒舌。今當知所以全吾家孺子者。語已。指乳媼之子。言曰。吾將憑天神之力。示爾輩以大義。

阿度那聞言大驚。以其孫爲其血脈。烏能代孺子死也。然不得已。亦將其孫拂拭。以

紵衫加其身。拭已。置之搖牀之上。復以泥塗余身。殆徧並汚。余髮且去。余裏衣逐余出。嬉於門外。余頗慧。解立從媼言。

水捕部署竟。遂自匿。而騎士已至廟外。問阿度那曰。此非高僧阿猛尼亨家耶。媼曰。然。且延之入。出蜜及牛乳。款騎士。騎士聚飲。中涓問曰。此搖床坐者。非阿猛尼亨子乎。媼曰。然。並語騎士。是兒奇慧。生時有異徵。後將王埃及。乃述死母之言。歷歷無隱。騎士聞言。大笑。有雄碩者。竟前出劍。斬搖牀上小兒。中涓出詔懷中。示余家人。謂爲奉勅來也。出詔後。復語乳媼曰。爾語高僧厥子。將爲王第無頭耳。

騎士斬兒頭後。羣出余門。中有一人。見余嬉於道側。呼曰。是人頗異。將欲刺余。刃少須。忽自去。余見其槩上。尚注余乳母子蓬髮之首。血淋淋也。余自念騎士之不吾斬。意殆憐吾冲幼。遂釋弗殺。

騎士斫吾乳母子時。余乳母不知狀也。須臾。歸自市間。見狀大哭。余意乳母夫婦必且尋仇於阿度那。不令存於地上。行亦縛余赴官矣。嗣竟無事。是時余父適歸。老媼

述狀。父乃召水捕及其妻。語之曰。爾趣行入幽隱。幸勿爲邏者所得。余竊思是乃天意。彼無辜之乳母子。竟代余死。寧非幸耶。自是以來。余父高僧對人宣示。謂余已死。卽以逃死之余代乳母子襲爲承祧之胤。

第二章

夏馬之背庭訓

以力搏獅

阿度那至獅所宣言

騎士斬兒後。國法遂置余。不論騎士之迹。亦不至山矣。死兒之頭。中涓費入皇宮。懸之亞力山大。以西普拉斯酒饗之。並令女巫吹笛。其前中涓徐前執觴。體舉以示王。王大笑。命以革履批死者之頰。復命宮妾出名花。命簪鬪體之髮。曰。戴此。令新王增媚。因膜拜不止。狀極侮狎。宮省事祕。本不得聞。然他宮妾稍稍漏之於外。余因得識之也。方王拜時。此宮妾語王曰。王拜甚善。此兒若生。殊眞王也。名曰阿施利。王其知之矣。阿禮斯王聞言大驚。蓋王多遺行。至患冥譴。又惡宮妾言。立令撲殺此妾。曰。余今將以汝爲犧牲祀王矣。他宮妾咸令遣散。是夜止樂。明日曉燕。醉中復令奏樂。亞

力山大居人。咸譏王愚。作歌刺之。

如是者又數年。余尙幼。埃及國家事變。歷歷。余頗不詳。卽有之。亦不能筆。迨余能文章。又專記己事。因亦弗及國家之事。故從略焉。時序浸尋。余亦漸長。因以父爲師。詔余以古學。並教余以禁勒祈禱之術。言此學術。爲兒輩所應知者。余生而美秀。髮黑如饒智之神。睛蔚藍若蓮花。肌膚瑩白。類聖堂寶座所供之美玉。凡此者。今均代謝矣。故余追述之。亦無甚媿焉。又氣概洸洸。旣碩且武。阿磻司山之少年。如吾壯旺者。角力咸不吾逮。卽較刀劍。爲術亦遜。余此時甚欲出與獅角。余父詔余曰。爾命至貴。慎勿冒險。余聞言長跪。請示指。翁輦蹙久之。始曰。上帝臨汝。爲道至顯。余惑甚。不以翁言爲然。時余方聞阿磻司山有勇少年。爲父行牧。獅來取羔。少年斃之。其人深忌余勇及貌。乃廣宣衆中。斥余爲懦夫。謂余每行獵。但能仰取飛鳥。走射羚羊而已。然余年雖十七。實已魁碩無倫。

余旣見侮此少年。深愧負我庭訓。恐敗父名。心戚戚然憂。而此少年相見時。復多嫚。

詞。且謂余。是間父老語彼。山中有巨獅。伏叢莽中。奔吼時。越過廟旁數千武之遠。爾敢同往撲殺此獅耶。余聞言大怒。幾欲出刃而鬪。第交鬪於此。恐爲阿翁所知。乃徐語少年曰。爾第去。遲日當更來。余必仗劍從爾索獅。方知余非懦夫。少年初不之允。以俗尙鬪獅者。必以衆往。無二人偕者。余知此少年怯也。乃激之以語。以卽日往。少年不能堪。遂歸。覓弓矢利刃。余亦歸。取大槩。槩柄爲老棘心。所製裹以榴木之皮。更箍之以銀絲。俾入手不滑。余執槩。潛與少年往。覓獅穴。旣至斜陽垂落。穴據河岸。旁蘆密如叢。余謂少年曰。大言人。爾能道我入蘆中乎。或余前道亦可。惟君所擇。余言時。氣已吞此孽獸矣。少年謝余曰。不能。我猖狂良不如君。君試待之。彼獅且來。碎爾顱背。然我固有術。務待其酣臥時。入穴刺之。必可得志。少年言已。出弓注矢。將入少年之入蘆中。余莫悉其狀。但聞矢發時。如電光撇於雲翳之中。一瞬卽沒。而臥獅已醒。立至余前。鬣狂張。作金色。目睛兇黃。閃閃可怖。少年之矢已中獅下頰。搖搖欲落。吼聲動天地。爲之震。余呼曰。速注矢。更射勿令近我。然是時。雄果之氣已舍去。此

少年之身。但餘股。奔齒震。且落十指。盡顛不復挽。強弓矢均墜於地。少須狂呼走匿。余後而巨獅已直據吾前。余此時亦癡立待盡。幸未奔越。而獅已高躍超過余頂。風鳴腥觸。張爪直搯少年之顛。如以石擊卵。少年立斃。獅坐尸上。吼不止。氣勃勃然。余大驚。莫知所爲。然握槩至堅。大呼而進。盡力椿獅喉。方余進槩時。獅後股忽據地。奮鬣昂首。高與余齊。伸前爪撲余。余盡吾一生之力。力槩之直貫獅咽而入。槩陷弗出。槩鋒所至而擊獸兇猛之氣全滅。聲雖健而實悲。余聞之。骨肉幾脫。不復相附。須臾聲盡。獅臥。槩仍貫之。移時復躍起。高逾尋丈。前爪力搖頸。槩狀愈猛。厲再起。再作聲嘶垂顛矣。此獸踴跌久。週身之血半出。垂死猶作牛喘。久乃無聲。余此時雖冒危險。格猛獸。實年十七。不能不怖。嗟夫。及今思之。都成陳迹矣。

余迴顧見尸。伏血泊中。其人卽以勇見詔者也。更顧死獅。猶張目。猛視忽遙見一婦人狂奔向余。狀似老嫗。阿度那。余力盡神已昏憊。不復辨析。果爲阿度那否。耶。來人若果阿度那。則是人卽以所遺之血脈出我於死者也。其人恆采藥於此河干。好以

藥濟人來時。固未省獅窖於此。故冒險而進。在法地有人耕。獸無從窖。獸窖固在深山大澤。從未有據人田者。矧余所立地。既非大澤。尤別深山。今日乃搏獅於此。殊出意表。語次。媼已至余前。拜不已。且行。臣禮稱余爲王孫。謂宜以國禮相見。並上余尊號。呼帝。呼神。呼救。主聲顫而雜。余實莫審其所以然。

余以爲媼見獅。震恐癩動。因叩之曰。媼欲何言。媼不答。余曰。媼見吾手。盡此獅乎。媼殆偉吾勇。因有此稱。然是問勇士。自昔及今。鬪獅者何止什百。甯復一余。媼胡爲獨偉我。古有神僧。曾手刃百獅。媼或聞之矣。卽余翁道室中圖畫。均寫神僧撲獅。媼奈何盲視弗察。嗟夫。媼今日言此。真大愚哉。

余與媼言。歷歷至今。猶憶之。自以少年健旺。偶誅一獅。何足言勇。故謙不敢當。顧媼仍膜拜不止。竟呼余至尊。分僭語。余亦不復錄之矣。媼久之復呼曰。王孫。爾母仙去時。遺言至可尋味。勉哉王孫。媼知爾母必憑天神之力。始發此奇識。王孫當勉圖之。且王孫之降。殆出自神胎。凡近安得有此。王孫不觀

佳兆。歷歷耶死獅在彼。彼獅生時方據羅馬城。作奇吼。今何如矣。卽此少年之死。非保利彌將覆之兆耶。王孫不聞麥西地亞小國久滅於保利彌之族。今亦萌芽如蔓草盤旋遍生於尼爾河瀕矣。今若合麥西地亞之國力。卽可以制伏羅馬之獅。猶此獅也。顧麥西地亞之力。特如獬犬。殆猶不足降獅。獅力反將制犬。非王孫神力又烏能制吾埃及大神格恩所屬地。後此人將復自由矣。願王孫自潔其身。率由上帝眷命。王孫果能中興。則王孫亦吾國之格恩也。嫗但患王孫近婦人。彼婦之口能貽誤王孫。洪業王孫甯復不懼吾。今言之後。此必莫能遁。蓋吾之生命旣蹇。且窮天下愁慘之事。叢余一身。未有須臾之離。顧余有不應言者。余悉言之。余罪重矣。余每自念。饒舌固有罪。第余曾以子孫之血脈贖此罪。吾王孫固當諒之。且王孫所有積戾。余亦一一爲王孫滌之。蓋余雖老嫗。最重民智。卽神聖何莫不爾。神雖高居。眼光與衆胡別。其心正惻惻於窮困之民。昨神母意昔斯示夢於余。令余至此采藥。謂必見王孫。王孫今日正有佳兆。令余一日識之。余不言乎。此事後日必驗。至願王孫

以。定。力。堅。持。勿。爲。人。誘。王。孫。試。前。余。將。引。爾。至。河。瀕。觀。河。流。作。蔚。藍。色。王。孫。注。視。容。光。已。反。映。水。上。矣。爾。眉。峯。以。上。不。湧。現。兩。王。冠。耶。水。中。所。鏡。已。堂。堂。爲。王。者。儀。表。恨。王。孫。瞥。不。之。覺。彼。居。吾。上。之。上。帝。臨。下。有。赫。時。冠。服。不。如。是。乎。百。姓。視。王。孫。猶。王。孫。之。視。上。帝。至。貴。之。身。不。可。輕。擲。今。奈。何。輕。於。一。博。耶。

此老語亦篇中大眼目均全書伏線也

媼語已似復有所懾。忽變聲作哀狀。言曰。孺子。爾幸勿愚。彼獅爪至毒。爾何不愼。今已爲所傷。爲狀危矣。彼獅爪之鋒。猶毒蛇之口。觸之萬無生理。淪毒旣入腠理。不藥卽死。卽未死。有夢輒獅。猶之觸蛇。夜夢皆蛇。且創一膿潰。其痛徹骨。此事我知至詳。王孫須知天下先知之人。均非無故而然。爾少俟之。吾將置此青青之藥草於爾臂創之上。靜調六月。俾受毒之膚。復長新肌。如爾六歲白晳時矣。惟孺子勿幾速愈。當借百神之力。羣爲調攝。爾必更生。潔滌其肌。如享祀之玉卮。以祠新月。故爾欲求生者。當試吾藥。

以上均媼託神語以語夏馬之神

余聞媼語訖。乃以手自扶其頭。狀如魔嚙。忽迴首視。見一偉人周身作棕色。立羣輩

中目耿耿矚余。尋知其爲保利彌氏之偵諜。余幾爲是人所阨。如當日之見阨於衛士。此時始恍然阿度那變其聲狀。殆有故也。

是時諜者進語阿度那曰。媼降神於身。出語甚怪。爾所言之皇帝。及雙冠之皇帝。果爲誰也。阿度那曰。然。爾問此何爲。余雖宣神讖。安能遽奪此百靈呵護之埃及王。且土善雅樂。足以降神。神久歆之。故筮此沃地。勝彼雙冠之王多矣。旣復言曰。方今之人。何者不宗麥西地亞之亞力山大。由此推之。君可立知其究竟。昔者故王袞服。爲美歷智刼往柯斯。曾一歸乎。是袞非爲潘彼所得乎。君試思潘彼得袞。其樂胡極。然識者知潘彼僭王。特狗襲獅鞞耳。顧獅縱驚獸。亦已爲孺子雄槩所手擲。則獅力亦胡爲者。矧此獅見誅。村人咸悅。正恨此獅牙爪過利。甘人如糜。充彼爪鋒之毒。雖愚騃如吾。老耄行將就死。亦不禁舉聲而號。今則獅存而勇滅。尸行腐而魂久越。若追溯一句鐘以前。彼獅之雄偉跳躍。猶之生人。所憾旣死之身。無須臾就土矣。由此觀之。獅亡村靖。勿須一矢。眞天幸哉。嗟夫。彼獅收局。不過爾爾。余舌亦燥。天亦垂暮。今

趣以人來。將獅尸。及少年之尸。同瘞。復顧余曰。孺子當慎服吾藥。創且自愈。老嫗雖衰。固有知覺。矧爾爲吾諸孫。毛裏之愛。安得不親。嗟夫。孺子。吾至欲憑天神之力。祝高僧異日繼汝爲後。上託阿施利之福。永永不瀕災禍。使汝永爲高僧之子。以終天年。余敢謂彼夏馬之雖長成。亦不能如汝之勇。

按以上所言。均託言以諷獅指埃及王也。意言埃及王無道且系出希臘埃及百姓苦之以獅之死斥希臘之將亡不王埃及矣。潛彼亦隱指埃及王至言大

直認夏馬之爲諸孫者。正防爲諜者所得。謂夏仍存禍。將立至故。語語稱之爲孫。以釋

疑。余告嫗曰。姥言事太戇。出語太鈍。彼諜者已蘊怒。飛馳而去。姥不知耶。橫死之少

年。亦當世勇者。死誠可惜。因指揮村人。令舁少年之尸。歸阿磡司山。更留數人。助剝獅皮。卽以皮賻死者之家。蓋獅皮固爲死者所應得。特恨此少年。冒死而進。爲狀過愚。顧愚則固愚。而事之終局。究有是人應得之利益。惟奉告世人。凡遇勁敵。慎勿猝搏。能見可而進。斯善矣。卽以吾微倖成功。爲力亦罷。歸時忽忽如喪失其魂云。

第三章

阿猛尼亨訓迪夏馬之 夏馬之入塔禱天 神降塔上